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四十四

四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六十七 集部

宋文鑑卷四十四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辨滕宗諒張亢 范仲淹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顔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已之坐㬚典斯在具寮式瞻臣自邊陲誤膺奬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陳切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已及

邠州宴會并涇州犒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在彼目擊雖似過當别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處置邊事亦無疎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根勘逐一且與辨明未消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辨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乖越侵欺入已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亢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葢為國家邊上將帥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衆者且遣儒

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
軍禦捍大寇不使知其之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揺則
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
失此機事自去牙爪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
度使於軍中自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
易於揺動之故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
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歷勘到干
連人只稱有送官員等錢物亦不顯入已又是元彈奏

壯外事件所有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錢却留錢物往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摭實其干連人當盛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令燕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辨或逼令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録問有辭即須差官再勘其合干人當轉不聊生兼邊上臣寮見此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内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至惡觸目愁人

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僚優游安穩坐享
榮禄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
獄吏為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事節
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賫去取問滕宗諒張亢如實是
已犯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分析
聞奏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
乞朝廷別選官勘鞫免致寃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
出知在臣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次貶

黜免令臣包羞於朝受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驅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補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一奏論或補府輔近州臣得為朝廷建置一兵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不奪不疑況臣久為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麄材祇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請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范仲淹

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切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

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廚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令贍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上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况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錢一百文已來官務薄酒一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

廷宴享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
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擾擾民户殊不知
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己俸貿物虧民愈
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陜
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並令依舊
庶協典禮稍息物論況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
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緘默

議許懷德等差遣　　　　　　　　　范仲淹

臣竊見許懐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虚驚抛棄隨軍糧草遂送永興勘該赦釋放授秦州部署近又西賊侵邉破蕩劫熟户一千帳不能保護即合重行朝典以其在邉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祐降知相州為轉運使糾奏充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遷轉天下聞知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勲臣何以鑒戒惰將如王信狄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亦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祖宗朝任用邉將賞賜至厚使

用度克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己惟惜官職不令滿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曾降詔所闕都虞等更不循轉候有邊功除授今却不因功勞衝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國安危與其它號令不同如須合轉起亦候過郊禮使作該恩方可進爵願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不招旁議方可施行臣謂國家承五代之弊賴

祖宗威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難今四夷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虗兵旅已驕國家安危實未可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頻失將何以保太平之業臣切懼之願陛下裁擇

論驕卒誣告將校乞嚴軍律　韓琦

臣近聞虎長行武贇引見日唐突告論本指揮使關元部轄嚴緊及將人口上京下軍頭司取責後並送開封府勘鞫竊如本府勘得武贇各從杖一百定斷臣竊以

軍中之法最為嚴重茍從寛弛為害匪輕其武賛既陳
告部轄將校不公自有殿前馬歩軍司合屬去引見之
際咫尺天威固非軍人論事之所及將辯訊又多誣罔
之辭盖近年兵卒驕縱類率如此國家屯置師旅衆踰
百萬一營只委將校數員若鈐制稍嚴便即摭拾小過
於引見之際唐突論訴朝廷不以大體斷之兩皆獲罪
必恐此後兵卒將校漸廢階級之制但務姑息以求無
過若一旦邊境有急使其亡軀命而赴湯火必不能為

陛下用也陛下誠宜於泰寧之辰深戒有司凡百軍旅之事嘗以訓戢為意有違犯者時以重法行之其將校苟非大過止因部轄嚴峻兵士所恣求細事以致其罪者亦當捨而不問所謂懲一卒而警萬衆去小慈而行大仁惟陛下熟賜裁詳天下至幸

論減省冗費　　韓琦

臣准勑以御史王素上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校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

不急等事蒙差張若谷任中師并臣與三司同共詳所奏定奪減省聞奏竊以臣先監左藏庫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天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帳案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亦是多不存在甚為騷擾臣輙上言若檢尋前項年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能節用乃是徒據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即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

不具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結絶了當今陛下敦崇儉之本沛然垂詔以經費有度復議均節斯乃陛下興化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惠福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年月計度較計必是依前虚有勞費淹滯無成況今西鄙設備聚財實邊之際所宜移兹冗用以助兵需豈可遷延歲時不求速效臣欲乞將三司逐案景德年來帳籍及照證文字勘會不必年分整齊但見得官中支用顯有虚費即定奪減省聞奏臣復

觀古先哲王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而後臣庶省分有司率職從上之令猶風靡而嚮應之也雖有僥倖覬覦之徒抑制其欲亦不敢興造怨語動惑衆心何則上躬行而下知所勸也臣愚欲望陛下飭宫掖之間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玩無名支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内内者侍省御藥院内東門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臣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屏而不

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内藏宜聖景福等殿庫蓄累朝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而不絶内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糜費一同亦望陛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臣又以出納之用各有攸司冗費之救必能知悉仍乞特降勑命下三司委諸路轉運副發運使逐處知州通判在京諸司庫務勾當官員降官吏兵馬請給則例自來已定制不在起請外如有諸般用度顯有虛費可以減省者即具利害擘畫開奏降下依

勑定奪其三司人吏有所見亦聽經三司具狀陳述如顯然大叚減省得官中錢物其元起請官吏即乞特行酬奬臣備員諫列誤被聖選不避衆怨罄竭上陳唯冀裁擇早賜進用

論西夏請和　韓琦

臣聞趙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烏珠之稱亦有大可防

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令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貴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令極塞城寨或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户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横

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為熟户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為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業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内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

廷以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衂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輙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闢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為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敢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葢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奬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麄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

石之間蓋見西戎强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為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

論時事　　韓琦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

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切覩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葢以西北二敵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敵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

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争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源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屻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

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人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遂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

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
冦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
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
以張軍勢臣恐敵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
本之地宗廟宫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
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
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一寤而急
為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

之信誓朝廷何負二敵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為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為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獘而弭大患臣輙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為法可擬

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議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論邊事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衆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方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

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户殆盡麟府勢孤絶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内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克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寛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為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為遊幸

之所歳運大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廪庾皇居壯矣

論青苗　韓琦

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户以上為一保三等以下人為甲頭每户支錢第五等及客户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餘錢委本縣量度增給三等已上更有餘錢坊郭户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避出納之煩致諸人扇揺人户

却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即具結罪狀入馬遞申以憑若選官曉諭如却願請本縣于繫人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户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臣竊以國之須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熙寜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

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保內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復峻責諸縣人不願請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却有願請

者則干繫人别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司勢可
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
免搰㧗須行散配且下户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
户夏秋各有税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
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
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甚難故
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
户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户雖或願請必難催

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耆户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夏秋隨税送納灾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灾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寖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虗擾之事不敢具述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糴米斗

錢不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歛遇貴出糶不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嬴今諸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為已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乆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陜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决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為每春

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萬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紜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

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答詔問北方地界　韓琦

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方生事深思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詢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問臣切以契丹稱彊北方與中國抗者葢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祖宗朝屢常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

欲悉天下之力必與彼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埸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為誡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生安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鬭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敵為恤北人素以久彊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北敵孱而倭佛豈無强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説造此釁端故屢遣横使以争理地界為名視應之之實如何耳

所以致彼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絶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為邊鄙之患向聞强取其地建熈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氊即契丹壻也既恐闢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

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為塘泊之處向聞
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敵騎然興於界首
無不知者昔慶歷慢書所謂剏立隄防彰塞要路無以
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為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
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習亦精而忽然
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撡入保甲或
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虗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
丹之疑也自北人辯理地界河朔緣邊與近裏州郡一

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壘開淘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完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州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架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剏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剏為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諜者易窺且北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獘此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其隨軍衣物有令兵

士已辦去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户車馬騾驢准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葢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方素為敵國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横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測朝廷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虜情無厭浸滛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彼遽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應盟好葢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以

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筭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臣昔曾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聞其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預有富彊之術聚財積榖寓兵於民

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為本但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為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戸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戸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戸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戸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戸而益上戸雖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内毎歲更納寛剰錢以備它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民送

納夏賦税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則是一户一歳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駭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是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内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為功錐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手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坐以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此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

苟一日皆以脫罪為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為
國致財者也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
於畎畝商者則嘆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恐陛
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捍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
困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者也此則為
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
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今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
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云

敵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
領大兵深入何難復幽薊之地比緣聖問之及因敢一
貢盡言非嫉善非求進用只是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
不敢以直言為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覬狂
瞽一悟聖心為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
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

宋文鑑卷四十四

宋文鑑卷四十五

宋 吕祖謙 編

奏疏

辭樞密副使　富弼

臣今月二十二日伏奉制命授臣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以臣在病假特差閤門祗候蓋自浦賫誥勅至臣私家臣不敢捧授即時已却令蓋自浦賫回當日上表叙述懇免未奉指揮聞今日又蒙差降中使傳宣云此命

是朝廷大用並不因人特出聖恩精選令臣須受者俯伏候命神魂驚喪便就死所未能酬報臣本無才術驟忝榮近徒守愚直之性誤荷聖明之知尚以契丹渝約無故造端遣使馳書有割地之請事起忽遽遣臣報聘臣遂仗祖宗之靈慶稟陛下之聖謀再詣邊庭復修前好然亦不免增重幣嗷無厭斂生民膏血之資成國朝恥辱之事臣痛恨切骨慙無面顏初欲抗於北人分毫不許又念彼既生隙必求用兵臣死節則至微於國則

無益遂且屈意勉彊就小商量正以遇倉卒之禍故忍
恥辱偷活幸望他時可以雪恥也臣自知所幹此事只
是且救目下奔突之患未是長久安寧之策緣自始及
末臣預聞臣每至北朝凡通和四十來年未嘗見者蕃
漢官臣盡見之四十來年兩朝人使諱而不敢說者臣
盡說之至於兩朝理亂興亡無不講貫兵馬戰鬬無不
校量以此臣所以盡見得契丹委實彊盛奚霫渤海党
項高麗女真新羅黑水韃靼回鶻元昊盡皆臣伏一一

貢奉惟與中原一處為敵國而已兵馬畧集便得百萬需然餘力前古不如非是不敢南牧只是不來爾來之則無以枝梧臣所以謂未是長久安寧之策者臣知其子細故也前史云百聞不如一見他人之說皆出傳聞臣之所陳盡是目擊以此知臣之所說不可不信也今來雖且通和他日未保無事則是臣向來奉使不足為勞既不為功豈敢受賞所以去歳再三懇辭樞密翰林二學士者是自知無功而不敢受也蒙陛下察臣愚鄙

特賜開 許臣自此於是稍得安心矣今者又蒙特出
聖意非常拔擢臣始聞有命汗流浹背前二學士與臣
見守官職若不相遠尚不敢當況樞府之地號為大用
以臣前懇所述豈可受之臣執性至愚惟道為務不是
飾讓亦非好名美祿高官人之所欲但看事理有可受
與不可受爾苟無後悔受之無疑禍若相隨以死不受
今北方雖暫通和向去事未可知臣若受賞恐他日復
有變動朝廷責使人冒賞之罪臣斷不敢避斧鉞之誅

設或朝廷謂使人只是幹一時之事後來不可加責且
恕重誅其如天下公論亦不肯放臣矣臣畏懼公論甚
於斧鉞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賞功之命者實欲逃他日
斧鉞之責公論之逼也況自去歲再通和好後來議者
便以謂無北顧之慮邉鄙戎備漸已廢弛匈奴知我懈
怠必為他日不測之患臣所以日夜憂懼寢食不遑見
今在身官職尚恐他日不能保存況當賞功之恩乎縱
朝廷未暇為刷恥之計豈不畏時之患且思所以備豫

哉臣今所以不敢受賞者猶望人信臣憂懼之說必為

戎備或有變動不至失事亦臣之効也臣若遂受其賞

則人必謂使人既已受賞决無事矣是臣冒榮禄朝廷

之心他日變動故由臣而致也臣每思及此尤願終身

不受爵賞伏望陛下思夷狄輕慢中原之恥常懷讐雪

之意坐薪嘗膽不忘戎備内則修政令明賞罰辨别邪

正節省財用外則選將帥練士卒安輯疲瘵崇建威武

使二邊聞風自戢不敢内向縱有侵犯疆塞不為深患

此乃是宗社無窮之慶天下太平之基也一使人不加
濫賞豈足煩陛下丁寧之若是乎今雖上違聖意不即
拜命臣銜感恩遇已出萬死不能報矣臣愚志已定乞
更不差降中使深恐愈瀆聖聽益重臣罪早來雖已具
此懇盡附中使口奏訖猶慮有所未悉臣為足膝瘡腫
未任朝見不得親對天顔剖露肝膽謹再具劄子奏聞
特乞矜允臣不勝死生大幸

論河北流民　　富弼

臣昨在汝州竊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聞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愿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著朝廷

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又為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
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具
奏聞尋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後來者
即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餘州
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與
田土臣具時以急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至
南薰門共六程臣見緣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馳載
以至擔仗等相繼不絕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問當

及令逐旋抄劄子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户四千餘口其逐州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於許州驛中住却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曾見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户三二千口都計約及八九百户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今未來及有往唐鄧萊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携幼纍纍滿道寒餓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者隨即埋於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見而問得者多是鎮趙邢

洺磁相等州下等人户以十分為率約四五分並是鎮人其餘五六分即共是趙州與邢洺磁相之人又十中約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户與無上上浮客即絶無第三等已上之家臣遂隊遍問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不忍抛離墳墓骨肉及破費家産只為災傷物貴存濟不得𨍏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趂斛斗賤處逃命又問得有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口暫來逐熟候彼

中無灾傷斛斗稍賤即却歸者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土稍有准備者亦有無准備望空來者大約稍有准備來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上逐旋問人斛斗賤處便去臣竊聞有人聞於朝廷云流民皆有車仗驢馬葢是上等人户不是貧民致朝廷須令發遣却歸本貫此説葢是其人只以傳聞為詞不曾親見親問但知却有車乘行李次第頗多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量大車者約及四五十家二

百餘口四五量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一百餘口一兩量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七十口其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漫鄉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出搾蓋之物遮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第及上户也今既是貧下之家決意離去鄉土逃命逐歎而朝廷須令發遣却回必恐有傷和氣臣亦曾子細説諭云朝廷恐作抛離鄉井欲擬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

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得歸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上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為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究之人不同簿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朝省而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妄不肯說灾患之事或不切用心自作鹵莽申陳不實者萬不侔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閑田土及見田人占剩無稅地土差有心力向公官

員四散分俵各令住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却歸河北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粟計口養飼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速嚴行指揮約束所貴趁此日月尚淺未有大段死損之人可以救卹得及

論辨邪正　富弼

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尚艱稍稽入覲屢得寬告跧跼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堂令切務欲申報塞而

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内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脉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為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陽不能成國者正如為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脉不和則為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為害矣體之不和為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為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賛萬幾為國大

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羣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羣有司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獘矣民既受獘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為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

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臯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注衷善也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注夷平也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注三后周公君陳畢公也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議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

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為右相周勃為左相勃既誅諸吕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餘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為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兹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為任安肯互相推薦為國遠慮如是之切而不自争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效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

間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辨列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殭自牽合終成乖戾互相猒苦陰肆傾擠門下賔朋助為揺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忿逞私憾之讐何卹公家之事既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獘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悞

用李逢吉為相逢吉大姦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興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謡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携為相爭黄巢邀請節旄事携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授硯而起喧於都下然衆議畋語為是携議為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為都統出討黄巢携大不悦益固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黄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已志殊不以天下安

危為慮而僖宗不明終用攜議巢果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没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温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巳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王室或覆亡宗社為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

肱心膂之疾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内外羣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謂其小而不治之使和乎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内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龎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烹調喎鬪更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於方以為諭者或大

或細未有不以和為主也為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審其所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

必勝君子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相交結互為朋蔽篤虛鼓煽白黑雜糅千岐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能已也小人既勝則益復肆毒於良善梟心虺志無所不為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為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

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則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灾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為既與君子相反戾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

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别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是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别君子小人而用捨之方為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删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傅説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纘服未乆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於

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惡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毁者未必為惡人所譽者未必為善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於進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踈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以謂之出於衆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捨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慎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

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説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陛下也若詢及姦憸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玆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為至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為難況自堯而後者哉

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慎之慎之又慎之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説焉其有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於衰病之中祇是念其舊人授以國柄辭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傍假衆賢共成大政則臣虛薄老朽立見敗事況夫四海至廣萬機至煩更藉天下之才

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鑒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論邊事

賈昌朝

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士兵牙校之盛盡取其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時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胄賞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禀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自此以來兵不復振近

歲恩倖子弟飾厨傳治名譽多非勲勞坐取武爵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俸賜之厚禦侮平患何患於茲然乘邊鄙無事尚得以自容自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衆士不素練固難指跡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兵權太甚之獘也且親舊恩倖任軍職者出即為將帥素不曉兵一旦付以千萬卒之命為庸人驅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獘也臣以為守方鎮者無數更易管軍職任并刺史以

上官秩宜謹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勲李昭亮輩皆
恩倖之人尚在邉任宜速選人代之此救敝之端也陛
下有意聽臣臣請復陳當今備邉之尤切者六事一曰
馭將帥古之帝王以恩威馭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故軍
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太
祖御講武殿氈幄顧左右曰今日居此幄尚寒不可禦
況伐蜀將士乎即脱所服貂裘煖帽遣中使馳賜全斌
此銜之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討江南名彬至

前立漢瓊等於後授匣劒曰自副將而下不用命者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慄而退此御之以威也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心無感悦者以例所當得也盖承前一皆用例至舉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後可以動其心也又陜西四路自總管而下鈐轄都監廵檢之屬悉參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捨其小節

責以大效爵賞威刑皆得便宜從事偏裨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筦榷賦稅供軍庫之物使皆得用之太祖雖朘削武臣之權然邉將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此所謂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彊壯陝西弓箭手之類蓋土兵遺法也且夷狄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麤食好馭善射自古禦寇却敵非此不可然河北鄉軍其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為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以謂河北河東

彊壯已詒近臣詳定法制宜因閱習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為軍其材能絶類者籍其姓名而遞補之陜西蕃落弓箭手貪名募錢物利月入俸糧多就㸃涅混為營兵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邉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餽為不易之利内地州縣増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下令諸軍毋食肉衣帛營舍之門有鬻酒者則逐去士卒有服繒

帛者則笞責之異時被甲鎧冐風霜攻苦服勞無不一當百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此殆素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員謂之落權正授雖未能易此制即不必一例使為總管鈐轄宜於其間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又今之兵器多名詭狀製造不精不適於用虗費民力宜按八陳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後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制戎狄今狄蕩然

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兩敵合從有猗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賄是朝廷歲遺兩敵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緜亘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不孰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

西域諸國如沙州唃厮明珠滅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之屬舊通中國今為兩敵隔絶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兩敵必憾憾則為備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屬户者邊垂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内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馭乖方比為彊者脅從而塞上諸州貌焉孤壘蕃部既壞土兵亦衰恐未有破敵之期請令陝西諸路緣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略務在招集財賦

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為酋帥如河東折氏髙氏之比庶可為吾蕃籬之固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疆封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其審謹若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彦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筦榷之利悉輔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税許募勇士以為爪牙故邉臣富於財得

養死力為間諜夷狄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遣不過錢數千畧涉境土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敵情賊狀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利勢絶而莫通夫蹈不測之戎入萬死之地覘伺微密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自効乎願監藝祖任將帥之制邊城則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為爪牙而臨戰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為覘候而望敵知來免陷兵之恥也

請繼上奏封細陳事理　　文彦博

臣讀唐史見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諫語甚切直憲宗不悦謂宰相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極難李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大小而必言者盖酬陛下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卿言是也由是言多聽納臣以居易被憲宗拔擢纔為學士能盡忠極諫以報遇恩而况臣非才寒進孤立無黨獨蒙陛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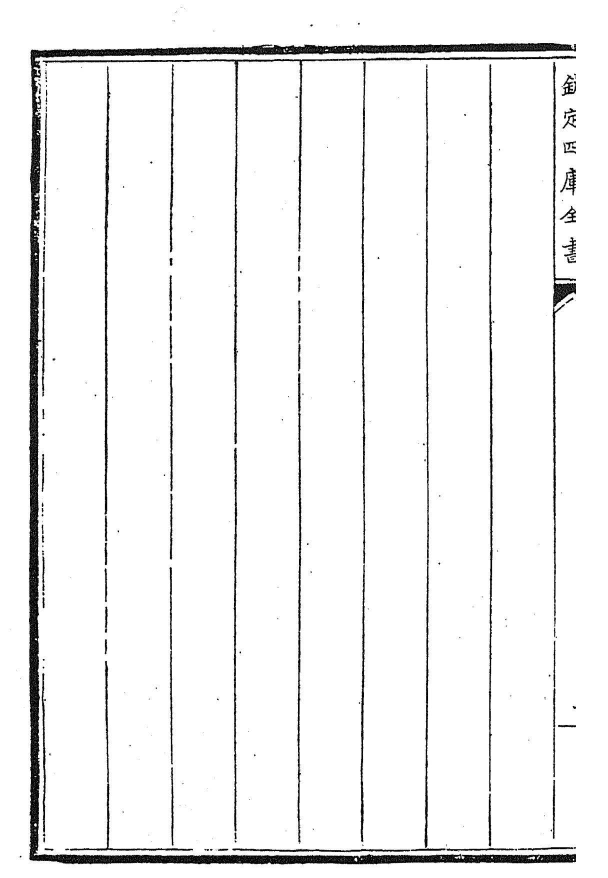
聽特力拔擢位至宰相犬馬之誠堅於報主然自待罪
兩府已逾二年略無謀猷上裨神聖雖則日奉天顏常
親黼座所奏覆者率多冗細事務常程文書徒煩膚聽
無益治體以此為宰相職業真所謂素飡尸祿齪齪小
謹而已豈陳平所謂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
外鎮撫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之義乎房喬杜如
晦唐之賢相太宗猶常責之曰公為宰相當須開耳目
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其邉事有經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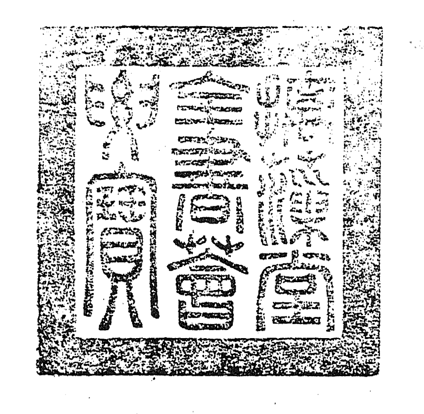
德修立性明悟者任其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古今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斯言之責誠為至當臣每侍丹扆累聞德音常以求賢致治為切務推誠納諫為至德臣愚不能上副聖意而陛下至仁未忍以大義責臣而臣獨不內媿於心乎臣復自念性本朴忠言多蹇拙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或未詳盡臣常觀唐宰相趙憬奏章欲上疏論

事其略曰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蹇訥易窮遽數難辯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略則利害不分竊聞貞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兾獲盡情理時德宗嘉納之今臣之愚猶憬之志此後有面陳口奏頃刻之間或蹇訥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即欲繼上奏對細陳理道上裨睿聖訪納之勤下盡微臣區區之蘊固不敢妄陳偏見亦不乞留中不出惟兾聖慈特賜詳擇

宋文鑑卷四十五

謹案第十頁前八行烏珠舊作兀朮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録監生臣張元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四十六 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鼎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六十九 集部

宋文鑑卷四十六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論官官養子

吳及

臣聞書云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不肖親逢寛仁之主為執法吏輙原刑罰之本願効愚衷惟陛下幸憐赦臣以畢其說竊惟前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以至屨賤踴貴有鼻者醜刑罰之濫迺如此

漢文感緹縈之意謂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行為善其道無由詰於四方易之以鞭笞曰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譽内實殺人景帝益寛之僅有存者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顧我細民愛同赤子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一旦決而行之海寓元元如被父母之教惠澤之厚淪於骨髓矣陛下至明如日廣覆如天高拱法宫深惻民隠何嘗不申飭群吏親攬庶獄而

疑讞屢報無不蒙生歷代用刑未嘗如本朝之清宜乎

天報之佳瑞錫之以純嘏陛下方當隆盛之際未享繼

嗣之慶者臣竊惑焉臣聞天地之性人為貴王者之治

故當上調陰陽下順萬物一蟲魚之細草木之微不當

其宜則執政者有罪焉耳況乎肖方圓之貌禀精粹之

靈乎夫其意者宦官太衆而陛下未悟也何則古者肉

刑之一曰宮聖人除之所以重絶人之世今陛下不以

為意使宦官之家競求它子勦絶人理希爵賞為門戶

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可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又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黄門十人耳唐太宗定制無踰百員臣不敢遠引漢唐取必於當世請以祖宗近事較之陛下試觀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衆寡之差不待臣言而陛下可見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嗣未育伏望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濬發德音詔嚴廊大臣詳為條禁

進獻為官官者一切權罷敢有擅宮童稚冥以重法沮者必謂權罷進獻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典它務之過也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令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詔旨分幹職任則有外廷三班之臣在外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三班使臣待闕都下率三二嵗未能補吏至於出妻鬻子嗟怨道途和氣既傷廉隅都盡抑亦内臣侵牟員闕所致今既罷去進獻絶領它務姑可許養子得以為後但

勿去其世耳於内臣之計則不至傷恩於陛下之私則不為害物若然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名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陛下留意不勝中外幸甚干冐旒扆隕越無地

論宋庠 包拯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聖旨宣示宋庠自辯及求退等事臣等蒙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采取天下公議別白

賢不肖敷聞於上兾陛下倚任常得其人以熈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計膠固其位害敗于事迺臣等之職分亦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縁私詆欺變黒為白惑亂陛下耳目動揺大臣爵位以取竒譽巧資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三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少効補報而但隂拱持禄竊位素飡安處洋洋以為得策且復求觧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

其請足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今乃自辯謂臣等議論暗合己意臣等亦謂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也斯不近於欺乎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治世至于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其謨明無效取群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如群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於刑書乃為過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為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之終以循默而

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德輿文學德行之人也當時罷免只緣循默不必指瑕未致罪名而然也至於祖宗朝罷免范質宋琪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為辭矣未嘗明過也近歲方乃摭拾細故託以為名揚於外庭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惑聖聽有此舉措非所以責大臣之議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為陛下惜此事體臣等所陳惟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為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儻以臣等為謗

譊時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
激切竢命之至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　歐陽修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别遣人來
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邉鄙之事不
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効力之際旦夕來傳聞燕度勘
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邠州諸縣枷械所行
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因繫滿獄邉上軍民將吏見其如

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皆觧體不肯用
心朝廷本為臺官上言滕宗諒用錢多未明虛實遂差
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蚤止絶則恐
元昊因此邊上動揺將士憂恐觧體之際突出兵馬誰
肯為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為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
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況
在慶州日見滕宗諒别無大叚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
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答報況又徧作書告在朝大臣

意欲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况書臣伏
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嗟騷動之事
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特有論奏乞早勘鞫行
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唯願勘得宗諒罪深方
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
來不合妄言得罪於上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
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
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

意旨過當張皇騷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絕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支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已外任從便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一意用命立功其田況累次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況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止

論杜韓范富　　歐陽修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群

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顔惟頼聖慈幸加省察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
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
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
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説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
朋黨欲摇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
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
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

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揺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聽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辯也盖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

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争而寛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争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無私以此而

言可見杜衍等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凡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

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别有為陛下見其
作事如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
衆人謙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
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
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
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
而行之以久兾皆有效弼性雖鋭然亦不敢自出意見
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

道合遇事便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
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
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
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
方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
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
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
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

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濬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方 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

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群邪争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論狄青　歐陽修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

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來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

武勇自用兵陜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葢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以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

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説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

禍者矣爲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
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
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
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
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泚雖自取族滅然
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
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
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陛下早聞而省

察之爾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
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
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
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
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
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
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
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而流議漸消則

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論賈昌朝　　歐陽修

臣修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論漸以沸騰葢由昌朝禀性回邪執心危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政府屢害善

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重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為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日毅然立乎朝危言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女左右

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搆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實難啟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所稱譽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賈昌朝為天

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為左右之臣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葢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大臣體輕連為言事

者彈擊葢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吕朝身為
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内降以起獄訟以
此規圖進用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差
使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吕朝未來外議已如
此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爾則吕朝
遂得傾害善人壞亂事體必為國家生事臣願聖聰抑
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議之論速罷吕朝還其舊任
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

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論修河　　歐陽修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肯有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葢其説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竒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三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

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言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雖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

須獨任愚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

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害愈大則豈有不言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貴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趍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害

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横壠以来大名金隄埽歲歲増治及商胡再決而金隄益又加功獨恩冀

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為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獘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

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獘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横流散溢濵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壊田産河北一路坐見貧虚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獘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一作艱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

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
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
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隄埽不可卒修卒修之雖
成必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
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
六塔皆不可為惟治隄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
詢於知水者其説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
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

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副使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日歷　　歐陽修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

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
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録惟書除目辭見
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
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
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閲史今撰
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
敢書也加以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
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歳月既遠遺失莫存

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滞不暇
及之若不草其獘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
聖朝典法遂成於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僣叛至
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
述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
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
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
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

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敗一作破王則之類其貶其職者坐其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

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歷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曠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遠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

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論包拯除三司使　歐陽修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事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

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茍得不牽於茍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

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是不足惟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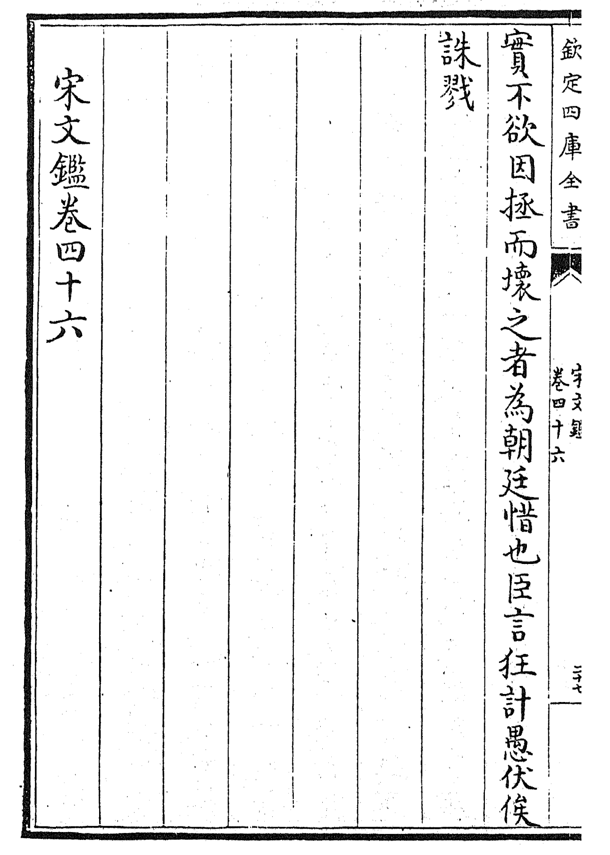
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拯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默爲賢及其弊也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强敵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

弊進用三數大臣鋭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别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為好訐隂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為己利讒間不入遂苟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為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累得讜言之士中間斥

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謂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而政事無巨細亦惟言事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援屏逐二臣自居其位使

將來姦佞之人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俗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

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必有孝行聞於鄉里晚彰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獲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



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宋文鑑卷四十六